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夏 鼎展吾叅閱

楊石淙文集

疏

楊一清

為經理要害邊防保固疆場事

經理邊防

臣本菲才、謬應重託、夙夜兢惕、不遑寧處、切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

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
入。其所利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寇我
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其間土漢雜處。倘
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

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
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

章等。奏修今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

方。邊牆壕塹。又該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

事。設者皆以爲無益。而先賢經理必以此爲首務。其

邊牆一

固北虜知不能犯。遂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

刑害固當身歷乃知之不在懸始耶

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

由花馬池拆牆入寇內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

虜人得志。始茂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

軍動輒失利。先該寧夏鎮巡等官節經議奏。要將舊

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濶。又節該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等。建言要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

腹裡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

泥於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

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以阻遏保障，工完回奏。詔弘治十七十八二年冬間，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搶掠，前項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及又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厯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關陝，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

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具在。已經選委各官。將勘處過。應該幫築邊牆。添設衛所等事。前來。臣恐坐談不如親見。本年五月間。自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燉臺。逐一躬親閱視。臣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忝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

邊一節。陝西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惜。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緩。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爲。上。策。顧。今。之。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或。如。近。年。入。而。過。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及。今。將。延。

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
爲上計猶愈於無策然邊防旣固雖中人可守醜虜

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饋餉可省休養生息於十

文 衰 指 意 甚 遠

數年之後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天祚 皇明其

將有待于他日乎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

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

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

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耻除兇臣之志也

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

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以有爲之日。失此不爲。縱今目前無事。後患有所不免。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所有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具于後。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計開

一查得應築邊牆。自廷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高一丈。連垛牆三尺。其一丈三尺。

底濶一丈。收頂三尺五寸。內除垛牆根磚一尺五寸。止剩二尺。官軍難以擺列拒敵。牆外墩塹一道深八尺。口濶一丈。底濶四尺。中間多有填塞乎漫。止存形跡。牆裏除興武營清水營毛十刺紅山兒四堡。切近邊牆。易于護守。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地遠。聲勢隔越。切緣前項邊防。委的壕塹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疎。節被大勢。達賊入套。近邊窺伺。牆裏既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填溝而進。拘挖邊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

墩軍懼其攻空。往往棄塹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調。客兵前來應援。塹內塹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合無查照寧夏先令鎮巡等官王珣等擬奏量爲斟酌損益。將舊塹內外幫築高厚各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兩面俱築。塹塹高五尺。連塹共高二丈五尺。除塹塹根磚兩面共四尺。尚餘八尺之地。每塹一丈。開塹

口一處。安置轉關遮板。牆外每里添築敵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底濶周圍四丈五尺。收頂周圍二丈二尺。上蓋暖舖一間。傍牆于空濶要害有水頭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牆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挑濬深二丈。口濶二丈二尺。底濶一丈五尺。前項敵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止守舊墩。每冬月河凍。不拘達賊曾否入套。即便調撥舖軍上牆防護。仍添撥軍人於新墩守哨。河開無事。

疎放回營。牆上設置籌牌柳鈴。晝夜往來巡警。廣張旗幟。聯絡相應。分委的當官員。各定舖分護守。叅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管地方提調。虜賊若果入套。必似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奇士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與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駐劄。仍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分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牆。若是仍前填壕近牆攻窀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

此是虛勢。然可以挫止。寇鋒使我得以

擊賊徒愈衆則所傷愈多步兵擊之於牆上騎兵待
 之於牆內其鋒必沮其氣必喪虜賊遠來利于速戰
 入既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犬狼不肯悔禍結聚攻圍
守邊城之利正在于此邊牆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
 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既斂兵備既嚴可保無失事
所以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
遂其計略深入速將原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
 精兵襲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踪
 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

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官牆。我軍仍于牆上裏面。垛口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旋。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行委沿邊守臣各將邊牆濠塹城堡墩臺丈量估計。折算定擬。除延綏一鎮。延安一府。軍民人夫修理。延綏邊牆外。計算得寧夏五衛。東西二路。應起人夫一萬五千名。固靖環慶西安漢中寧羌鳳翔秦鞏臨平洮岷河蘭等衛所并各護衛量

起軍夫共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挨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途險阻，服役不便，合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賞勞人。夫鹽菜之用，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酌量派發。應役每夫一名，日支糧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糧米一十六萬餘石。欲于各該邊倉關支，查得見在倉糧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支用，必須趁今年成有收時月，另爲招商上納，夫糧爲便。但

脚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十六萬餘石該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別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先爲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旣已蠲免二麥又皆成熟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以備各邊緊急糴買糧草令無干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糴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以備緊急糴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管糧叅政量將各起運存留

糧米通融收撥及聽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碍官錢支用前項人夫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理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應支廩給口糧馬匹料草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者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楊宏平涼府同知岳思忠呈稱親詣花馬池興武營靈州等處會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巖之阻西路設立

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拆墻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興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旗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

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一守城守牆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聽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參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興武營止有備禦官軍七百餘員名緣備禦容兵往來更代不一終無固志今若比照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興武營設守禦

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既有定居，各思保其血屬，守其業產，比之客兵，計日思歸者，不同合用。旗軍五千名，要于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舊招募甲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馬，委都指揮韓斌管領於清水營按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

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人情事體，委俱相應。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衛所，查選丁力相應旗軍共四千名，造冊案候，令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選定新舊招募土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住坐，附近開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牆守墩，分番撥用，待安插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

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種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子粒以助邊儲。合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查寧夏招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各具奏改調銓註管事，但旗軍合用五千名，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供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并陝西苑馬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解南方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該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

部覆准將花馬池守禦所改立

役待軍伍數足具奏停止今夏後謝興此營奏設守禦所官軍所種開田准于謙者以為改編事例未免

十年後徵收子粒

損此益彼緣北人應當南軍畏其烟瘴炎熱終是不肯應役隨到隨逃州縣清解雖勤衛所空虛如故徒為里書官旗漁獵之資今若改編本省地方人心樂從官多實用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

舊制千戶所額設軍人一千二百名今

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

至四千八百名一大所也可以立衛矣

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

東至萌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

餘座誠爲達賊出沒要害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
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西矣。內有土
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節
次。歸附人數。我祖宗嘉其誠款。收而羈縻之。給與
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
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年以來。所司不知
存恤。草場被人侵奪。莫爲理斷。馬匹一槩走站。死則
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
者巡邊閱視。得彼處地方城池濠塹。一切兵政。因守

備非人。悉皆廢弛。節據土民。上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訴稱。科差重繁。生理蕭索。乞爲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觀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爲之所。將來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澄等。各具狀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該寧夏衛提督。或聲息河渡有阻。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兼本衛不時差

人來所騷擾不過。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管轄。後因拜進表箋官員數多不敷差用。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原遺肅字號夜巡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委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誨土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見。但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官有



刺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多一
 層。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為害。而寧夏之人
 則因以為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眾暴強凌。無所控
 訴。必須復設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在彼常川
 駐劄。庶幾夙弊可革。土人獲安。查得環慶兵備副使
 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又兼理靈州鹽法。慶陽
 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遙制。靈州相離鹽
 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
 戶所。換鑄印信。用使徑隸陝西都司。所割土民聽本

直曰守禦千戶所。則止隸都司。猶各省之有直隸州。

酒判某州千戶所。則隸某州衛分

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
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直抵
靈州一帶地方、俱聽提調約束、常川在于靈州駐劄、
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
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
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
人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
考、不爲無益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呈蒙臣委勘過韋州

四面城垣敵臺更舖坍塌損毀數多。城上各有通人
行走道路。門無鉄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群牧千
戶所官軍盔甲軍器火器。事事不堪等因。具呈到臣
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沒經
由要衝處所。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消虜賊窺
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
虜賊窺知。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
民。必致驚擾。况密通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
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人將慶

恭王墳掘發開棺、看守人員通不知覺、慶王父子至情、豈不痛心、所據韋州重地、若不將城垣濠塹、上緊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目不多、實難倚託、寧夏一鎮城堡墩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領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端、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舍餘五千三百三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

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韋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爲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托體之地。善○爲○立○古○使○慶○府○不○得○而○爭○慶王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決難他辭。除修理城垣濠塹、另行外、合無請勅寧夏鎮巡等官、啓王知會、督委廉幹官員、將寧夏中護衛儀衛司軍校舍餘、照冊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名、選擇本衛能幹千百戶等官、管領前去韋州、常川駐劄、給撥空閑田地耕種、王府差役、盡行蠲免、專令

在彼操習武藝。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仍于
寧夏等衛中。選委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
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衛護王墳。遇警相機戰守。遇
截。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
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官陝西布按二司叅政安惟學呈稱靈州
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關要
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
而入。踏冰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

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牆濠塹。一體幫築挑濬。及稱黑山營先年屯有人馬。後因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旣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牆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冰過西岸。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今據各官俱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

百八十五里。壕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于黑山營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削。弱。河。東。墩。軍。累。被。套。賊。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于。河。西。築。立。

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遠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入平虜城。操備。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願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既欲幫築高。

厚。又於牆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壕塹。誠宜幫築修濬。河西黑山營。誠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旣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牆。工程浩大。力不能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爲修補。照依舊規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至失誤。官軍應援稍俟一二年。仍將前項橫城以北三十六墩牆

塹悉照花馬池一帶邊防，幫築高厚，挑濬深濶，敵臺暖舖，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于黑山營按伏，以爲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爲分布邊兵預防虜患事

分布邊兵

臣切詳此虜頻年犯順，其氣方張，不曾遭挫，必無懲戒。今歲若復不肯悔禍，決當重遭殛罰。臣受命總制各路兵馬，謹當申嚴號令，分布主客官軍，揚兵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

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兵患于備多將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日肆。職此之由。今將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靜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

此言邊將之風樂

能分合則知戰守之勢

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
及暫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
一日起程遊兵于花馬池營駐劄奇兵暫于定邊營
駐劄土兵暫于寧塞營駐劄寧夏副總兵衛勇統領
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
營亦限十一月初一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
綏奇兵那至花馬池量分於安定柳楊二堡土兵那
至定邊營量分于鹽場三山等各聯絡駐劄與分守
叅將葉椿閻綱協同都指揮保勛等振揚威武併力

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戰鋒奇正官軍。先期于靈州駐劄。有警那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奇兵官軍。前來鳴沙州陝西遊擊將軍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守備。都指揮姚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慶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甘涼遊兵。并千戶魯經土兵各于莊浪操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

官軍併謀齊力以守堂室前項分布既定沿邊守將
嚴謹斥埃多差夜不收遠爲接哨沿邊多設塘馬但
有套賊烟塵消息或走回人口供說卽便傳塘走報
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該主客官兵分據要害
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
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切勿與之
爭鋒各取便歛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緩
以爲性故先期上事以杜中朝之口
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枝人馬各襲
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卽便掣回應援李祥衛

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於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
 藍海等兵。各於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
 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
 軍。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靜
 隆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用鄉導。指引藏兵于
○其○分○據○則○勢○孤○而○可○擊○矣○
○賊○之○始○入○其○勢○方○危○特
 崖窰堡洞險要。阨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
 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雄陳善重兵衝
 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比至紅寺兒石
 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



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而逐之。晝則選鋒以截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敝。又腹背受敵。必然大遭挫衄。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奇官軍掣至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或事情緊急。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旣敗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墻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閫綱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

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
振中國之威。禡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
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
在各官。再照延綏遊奇土兵。旣皆掣至西路。其中東
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爲患非輕。已行延綏
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
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是賊衆
俱在迤東。近邊拆墻謀犯延綏地方。卽將本鎮遊奇
兵掣回。若賊情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應調去策應。

臨期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悉聽
上客兵不加煩聽之署都督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總兵官李祥節制。
前制之宜在延綏地方聽總兵官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
致悞事機。除通行各該將官查照依奉施行，及行陝
西巡撫都御史張泰前來固原慶陽隨宜駐劄防禦，
臣遵照欽奉勅旨往來環縣韋州居中調度。

一爲預計兵機事

楊果

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安呈，切見近年以來，虜酋驕
橫肆志，勢甚猖獗，動輒深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

方盡皆殘毀，未嘗有一挫彼鋒銳，且如弘治十八年虜中走回人口，傳報酋首會議，每賊殺羊一隻，牽馬二匹，前往迤西地方搶掠，彼時得此消息，欲集官軍乘夜出境，撲搗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勢，但恐又有引惹邊衆之說，有爲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難行，以故賊徒得利而歸，動挫內外，若不預爲處置，使賊痛遭挫衄，以回邊患，何時得息，合無探聽聲息，選定馬步官軍，先差乖覺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賊巢遠近，帳巢多寡，果離邊牆一二百里之遠，的實回報，然

後將馬隊官軍，分爲左右哨掖。馬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割營，作爲家當，聲勢聯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四面齊起，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勦殺強壯，邀趕生畜，縱有徼倖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亡。且又致使深入腹裡搶掠之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妻子散亂，無所顧藉。生畜被劫，無所收集。加之腹裏按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虜賊所顧戀者，妻子生畜，如此謀爲，使再不

敢逐顧輕犯。庶保內外軍民得安。臣看得切緣前項
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
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裡。殘害生
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太遊兵全軍覆沒。又河
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
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
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及
具題外。但兵少備多。未免以一當十。出奇制變。似不
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議。不爲無見。商高宗之伐鬼

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由是以窺我近邊。犯我內郡。此正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照兵部奏行事理。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前來。延綏中東二路駐劄。並聽總兵官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不曾擁衆內侵。我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挑強敵。自起釁端。如是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合無行令延綏鎮巡官一百。選帶乖覺

夜不收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寡。一面會合主
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待哨探回還。如在
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原擬沿邊中路邀擊之兵
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領本鎮三路。臣近
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員名爲戰兵。總兵官張
安領本鎮選定頭等官軍三千員名次之以爲中軍。
大同遊奇兵爲左右二哨。宣府遊奇兵又次之。爲兩
覆。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步隊官軍
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營爲家當。分布停當。晝伏夜

如此行師出奇之中兼有持重之

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後騎相望前鋒。戰兵旣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旣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正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如前鋒勝負未決。進爲聲援。待其旣回。以爲翼衛。賊若糾集餘孽。追襲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宜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旣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部分疎

遠孤兵無繼。迄無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
疲敝。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運嶺。我腹裡之兵躡之。中
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旣
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狀潰敗。比至套中。兄其妻孥傷
殘。褫魂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
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
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願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
神速。機防先露。進止之間。不容髮。若待臨期。奏請定
奪。誠恐緩不及事。乞勅兵部詳議。倘有可采。作急行

臣及延綏鎮巡官密以會謀相機而動必期成功若
套賊勢重兵力不敵或賊營迂遠勢難輕進機無可
乘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七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彭 賓燕又參閱

楊石淙奏議

疏

楊一清

為條陳鹽池開中事

鹽池開中

竊惟靈州大小鹽池鹽法祖宗朝本供各邊買馬之用後因中馬有弊改議納銀輪發各邊買馬立法未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鹽池開中

平露堂

嘗不善柰何正德年間當事者各出意見奏行新例紛紜變亂新舊混淆弊端百出後任者不體前官之意新納者罔念舊商之苦以致各年各項報中俱未支掣完足鹽引堆積多至二十餘萬商人虧陷資本節次召中並無一人報納卻乃搜刷舊商勒報新課監禁箠楚如追逋負在情與法俱不相應夫天地自然之利人自失之而徒爲姦人私販之資深爲可惜查得近該戶部題奉欽依革去納銀專令中馬固係舊例但先年中馬弊多始改納銀且各鎮官員趨向

不同，行事亦異。如是禁防踈濶，或因將官之要求，或
徇勢豪之請託，將中下不堪馬匹，捏作上等，支鹽一
百引，以致物議沸騰。若欲於腹裏地方納馬解遼，則
秣飼屬之何人，運送不勝其擾。似皆未便。臣愚以爲
不若仍納銀兩解遼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爲有
益。且如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
給鹽八十引，二池舊課，止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
引，盡納上馬，止該馬一百四十三匹，兼納中馬，大約
不過一百五十餘匹。正德元年，臣召報納過七萬二

千五百引。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共得銀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每馬一匹。用銀十兩。可買馬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正德二年。臣召納未完。去任。今查納過監三萬八千七百引。每引價銀如前。該銀九千六百七十五兩。以後年分多者萬餘兩。少亦不減數千兩。嘉靖元年。延綏超前。召報納馬。止是一百二十六匹。較其所得多寡之數。昭然可知。致將正德十四年十五十六三年。俱誤召納。今據副使高公韶所呈。在池未放鹽引。既多。欲再設法。另召商人必少。欲暫停新課。

以疏通舊引，不無虧損額課，遲悞邊儲一節，查得節
年報納商人，歲月既多，頭項不一，中間展轉影射，冒
支盜賣等弊，難保必無。本當通行革罷，但念各商俱
已奉例，出其資本，助我邊儲，官本失信，商則何辜。况
前菊既已失利，後商愈加疑阻，誰肯以固有之財，而
希覲不可必得之利哉。緣前事該部已經題有明命，
臣當具奏上請定奪，乃敢施行，但六七月間，正在放
鹽之際，誠恐又誤一歲額課，已經遵照欽奉敕諭，便
宜處置事理，劄仰副使高公韶，備文出給告示曉諭。

○此○是○各○商○之○事○

自正德元年以前鹽引俱各革罷不許放支仍令將引自赴官投告燒燬若仍留在身以圖影射許各項商人并鄰佑里長旗甲首告挈問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爲舊引正德十三年見開未完并以後年分開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舊商人許令告報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納銀二錢五分到于卸鹽處所仍納卧引銀一錢願中商人俱於環慶兵備處報名銀兩發慶陽府收貯取實收類赴布政司填給引目下池舊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開放

止論鹽引數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去後。近據副使高公韶呈稱。示出之後。召納過鹽引一萬一千餘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數。餘尚召納未完。臣聞之。先正云。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天下之事皆然。如總制尚書秦紘等。先年所擬。循而行之。於三邊馬政。實有裨益。惟是接管官員。專務更虧。則報中者。不來官私。俱困矣。張。以致法無定守。官無依據。每更一官。輒奏改一例。出于已者。患其不多。出于人者。惟欲其止行之未久。

改法以求一切之利而大信既

他官相繼。又復如是。且納銀納馬。所取既殊。買馬買糧。所用各異。乍行乍革。倏舊倏新。規近利以失大信。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宜商人之不樂從也。但前此納銀。各該衙門。徃徃借取別用。有妨馬政。見今三邊多窘。正在缺馬之際。乞救戶兵二部查議。合無依臣所擬。照舊施行。所收銀兩。仍照例正德十三年爲始。先延綏。次及寧夏。次及甘肅。輪年解發前去。專備買馬。不許別項支用。再照靈州二池。夏秋之間。水面凝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十餘萬之課。亦不難辦。但地隣

邊境或聲息緊急，鹽路不通，又或旱澇相仍，鹽花不結。照臣先年議奏，新課明白除豁，不可膠于一定。歲歲取盈，但行鹽地方，舊例止在平慶一府及寧夏等衛、榆林、寧塞營、迤西城堡，似乎大狹，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而私販固未嘗絕。以此尚書奏、紘御史王錯先後具奏，俱要將靈州鹽課與河東行鹽地方相兼發賣，正爲此也。

爲整理固原邊備疏

整理固原邊備

臣竊惟固原爲陝西喉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

可據通賊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驟長驅，兩日夜可至固原，分散醜類，靜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掠，直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過平涼，蹂踐我涇、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安保不遭荼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將陝西鎮守總兵移在固原，常川住劄，意正在此。但所統官軍與守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戰，只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金獻民要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于各城堡各衛禦冬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轄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擬增糧并各城堡挑選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募一千名、亦贖三千之數、統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就于茶馬并苑馬寺給領、或行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召募銀兩、於司府官庫查有無碍銀兩動支、誠爲安邊禦虜至計、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統領以助兵勢外、至

於懸賞招募一節尤爲得策今日之務似難舍此查

此寫招募士兵題本

得弘治十八年間臣爲巡撫准兵部咨爲預防虜患

事題奉也聖旨隨該太僕寺寺丞楊信解送銀五萬

兩到於陝西布政司收庫臣於正德元年二年間賞

軍招募等項陸續止用過銀一萬五百餘兩此臣奏

准回還原籍養病其餘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俱在

布政司并平涼慶陽二府寄庫待接管官員支銷及

咨兵部并陝西巡撫查照外及又查得兵部先年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鼓

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五十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者。爲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

所條奏部覆行者

此即文襄

能斬獲賊級一顆。爲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賞二十兩。各爲從者。量爲給賞。仍將各人功次另行造冊奏繳擬陞。是皆激勵人心。鼓舞士卒之策。與前項該部所奏所擬。大意相同。况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爲貴。邇軍艱苦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九。一旦獲此厚利。自然踴躍思奮。雖有勢豪買功之

人。彼亦不肯舍應得之利。以犯必禁之法矣。然此例。雖久官司多不肯行。實亦因財用不足之故。以致人心怠玩。賊勢益張。所惜者小。所損者大。及照臨邊軍民。勇悍善鬪者。在在有之。召之有道。自然應命。及查先年召軍。每名有給銀五兩者。有三兩者。是爲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大段不同。比年延綏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遊奇正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向有功。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召募。相應舉行。至于隨勢給賞。有功官軍。亦爲要務。軍門若無財。

用。則。有。罰。無。賞。何。以。盡。人。死。力。但。陝。西。布。政。司。在。庫。官。銀。不。多。各。有。頭。項。難。以。一。槩。取。用。伏。望。皇。上。軫。念。邊。方。重。地。防。禦。爲。急。乞。敕。兵。部。議。處。合。無。查。照。先。年。該。部。奏。行。事。理。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委。實。心。幹。事。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敢。委。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

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於事。至于給賞有功官軍土人銀兩銀牌等項。聽臣於布政司無碍官銀內。量爲查取應用。不拘官舍軍餘土人召募民壯等項。但有斬獲首級一顆者。驗係真正達賊。不願陞者。軍門隨卽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該陞者照例先賞銀牌。仍造冊擬陞。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及照各邊官軍缺馬爲急。行太僕寺苑馬寺收貯銀兩。專備買馬騎操。難以別項支用。若京運銀兩。召募支用。

不盡亦收貯聽發各邊收買戰馬騎操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買馬銀兩數目造冊奏繳如此則軍伍可增軍氣自倍可望收克敵制勝之功矣

爲調度官兵預防慮患事

防虜

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蓋揭帖爲申明舊例請勅各邊守臣防禦虜患及早差官整理軍餉以安地方事內開會同鎮守等官議照延寧所屬花馬池定邊營一帶地方接連河套地形寬漫大虜在套垂涎

關隴深入搶掠必由此入先年三邊兵馬強勝虜雖
在套住牧然尚畏我兵慮出沒搶虜亦止于近邊去
處不能侵犯腹裏自弘治十四年延寧兵馬不能阻
遏遂深入腹裏獲利而歸虜情貪利無厭自是每歲
入套必深入腹裏正德十三年搶平鞏一帶嘉靖元
年搶邠涇一帶俱由各邊兵馬自取便利不肯阻遏
之過也查得接管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王珣因寧
夏地方報有聲息照例會行該鎮移兵於韋州紅寺
等營堡駐劄併力防禦該鎮官員不肯發一兵前來

止以虛文抵阻未久該鎮亦不免於失事此亦自分彼此不肯應援之過也見今虜寇住套號稱八萬有餘近雖差人探報俱於迤東近河住牧通不露形今青草漸茂馬廐將壯虜情叵測旦夕大舉入寇亦未可知乞敕延寧陝西甘肅各邊鎮巡等官早爲防禦除具題外開具揭帖到臣爲照延綏定邊營寧夏花馬池與武營靈州一帶地方委係大賊侵犯腹裏之門戶前項地方守臣若能捍禦則固原靖虜迤南俱係腹裏可以無患因是沿邊武備不修兵威不振以

致套賊掏挖邊牆長驅而入其所利不在延寧而在
腹裏。固靖安會靜隆等州縣俱被搶掠。近年又越過
平涼。蹂踐邠涇等處地界籬籬不固禍及堂室誠如
陝西鎮巡等官所言延寧守臣每以本處不曾失事
爲辭不知朝廷竭腹裏軍民之財力以供三邊令
其幹理何事。况各鎮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屢有
敕旨及奏行事例。今套內旣稱有賊雖云不露形跡
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臚壯之日難保
其不大舉入寇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

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
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剿。乃克有濟。

已經行各鎮總兵官查照原行差人哨探套賊多寡

遠近。先行回報。仍照節行事例互相策應。如果套內

如此布置文襄于正德二年爲統制時已詳載

賊衆。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

之矣

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劄。副總兵

趙樸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前賊有西

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樸移於定

邊營各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

夏副總兵劉玉統領奇兵於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
叅將苗鑿於紅寺兒堡韋州鹽池石溝等處住劄。總
兵官仲勛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於靈州住劄。與
各該守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
要嚴謹斥候。多差夜不收。遠爲探哨。沿途多設塘馬。
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隄備。賊果
近邊。各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取
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
許逗遛畏縮。失誤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

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刻期赴援。不許
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待巡歷固原。審勢
分布另行。

爲達賊出沒計處用兵機宜事

用兵機宜

此達賊卽亦卜刺阿爾禿一枝也

照得前項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人馬。鸞
殺殘敗。遁往河西莊浪涼州。速罕禿斬石峽明水湖
扒沙一帶。潛藏住牧。時出剽掠。阻截道路。敵傷官軍
臣起廢。西征復總制陝西軍務之時。建議欲調集大
兵。痛加誅剿。彼時規置已定。惟候成命。不意旋卽奉

救取回。兵部題奉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緣茲事重大。豈甘肅一鎮所能了辦。因循養患。十有餘年。賊旣那營竊伏。西海逼脅。曲先阿端各種番夷。烏合爲巢。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蠶食屬番。遂釀成甘肅陝西腹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間。被回賊驚散。一半越往官路之北。被各鎮官軍相遇。斬殺數多。其大營仍在西海刺刺山江零口住牧。雖未見侵犯。而禍胎實深。除督令各該守臣哨探尋襲計處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

北者多不過一二千。俱係精兵。十可當百。因無老小。棲止不定。自今春以來。多則五六百騎。少則二三百騎。或在莊浪五方寺尖山蘆溝。或在涼州松山蘆塘等處。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河西衛所官軍防禦三種寇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經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先其所急。早爲祛除。緣前賊切近腹裏。恐其尋搶。月久野無所掠。水橋結凍之後。將有窺伺蘭州靖虜之謀。彼處軍馬數少。不能支持。乘虛而入。則會寧安定狄道金縣地方。難保不遭虜掠。臣愚欲趁今與西海

賊寇離析之時。量調陝西延綏精銳兵馬五六千名。與莊浪涼州副總兵遊擊等官會合尋襲。痛加誅剿。以除門庭之害。則西海達賊聞之。亦將褫魄破膽。有不戰而走之勢。區區回賊。又不足憂也。但今河套虜情未定。沿邊腹裏。俱未敢掣兵。又莊浪一帶。倉場糧草。處處空虛。方爲逐旋經理。須待套賊無警。糧草有積。方可舉事。然兵貴神速。機難預定。必待臨期奏請。非惟緩不及期。且恐事機先泄。乞敕兵部計議。倘此言可采。乞早行。臣密會各該守臣。不拘何月日。相機

取便行事。俟大兵旣集。詢謀僉同。因而撲剿。西海之賊。至期計處定奪。務在計出萬全。若無可乘之機。或軍馬錢糧未備。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艱。

爲諮訪群策以裨邊務事

邊務

臣惟固原爲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通賊隘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寡。賊至發兵。則有所不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牆不能捍禦。必從固原深入平鳳臨鞏地方搶掠。生意蕭索。戶口凋耗。實由于此。但防邊之要。據險爲先。設險之

策必資城守。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城葫蘆峽口二處添設鎮戎平虜二所甚爲得策。後止設鎮戎所其平虜所因循未舉。弘治十四年大虜侵犯固原總制尚書秦紘查奏舉行旋卽去任。臣接管總制始奏銓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積糧又於舊紅古城修葺營房募軍積糧委官操守於是兩城遂爲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由此而入却從東路驛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赴水草劄營分散搶掠固原平涼村寨城堡直抵涇邠地方所以固原

兵備副使成文守備都指揮劉文俱要於舊撒都城。卽白馬池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似爲有見。臣親詣閱視。及行委布按二司官叅政韓士奇等照例召募願投本城軍人。及又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土丈量。四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管束。固原衛見任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監清平苑草

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土荒遠。自來無有官馬在此牧放。蓋係虜賊出沒之衝。牧軍亦不敢來此牧馬。及又查得靈武監清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分。見養馬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二十三名。見養馬并駒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顧此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

或起爭端。况前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護官馬。乞救該部計議。令無行。延綏寧夏二鎮。查取新任空閑官員。每鎮各五員。改調填註固原衛所。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隊領軍。并行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白馬城脩葺倉廩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苑馬寺禁約。該苑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叅將兵備操守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

種如違各依法究治待安插既定軍疆食足之日與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來總制等官奏請定奪

為處置屬番事 屬番

為照肅州寄住畏兀兒哈刺灰二種夷人乃哈密之部落亦哈密之忠臣先年土魯番戕殺王母既致死巷戰其後襲殺罕慎又死難數多至于陝巴復國討殺姦回亦多効力要其心跡本非有過乃因窮迫歸我求生寄住年久未嘗作惡比與哈密回回不同今

都御史陳九疇等議以異類雜居終難輯睦一旦馭
非其人變生不測必危邊境深慮曲防不爲無見但
欲遣回哈密則彼與土魯番讐怨已深斷不敢歸還
故土今要揀擇肅州北邊空閑堡寨水草便利之所
少費官錢爲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廬諭以番漢雜居
終相疑二徙居別所兩取便安待奄克孛刺幼子襲
職回還令其管轄部落且容不去哈密令其暫居臨
邊稽之事體似亦相應但恐各夷安土重遷不肯樂
從若強之使去致失其心返生厲階及修理城郭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造屋廬等項未審工程多寡本鎮財力堪否供辦已
經移咨巡撫甘肅都御史寇天叙等官議處先行曉
諭各夷使知彼有畜牧之業我無疑猜之念如果樂
從仍計議修理城郭改造屋廬合用工料若干先期
整理完備方可督發遷移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
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回達亦被土魯番殘害窮
迫來歸不敢復還原土前該鎮巡議處准令暫安插
金塔寺地方彼亦安居樂業不敢生事今要將威虜
古城再加修築挑濬壕隍以處其衆既爲肅州北面

亦是一思

添一藩籬。又使遠去城郭。不患包藏禍心。前項所處。似得柔遠防姦之意。且與先年該部所處大略相同。但前項地方大草灘。扇馬城柴城相離嘉峪關不遠。王子莊則在苦峪之西。離邊稍遠。大約皆赤斤蒙古衛番族住牧之地。近年節被回虜驅掠傷殘棄地。方而不守。投內地以求生。今所議威虜古城。未知相離嘉峪關外地里若干。修築城垣挑濬壕塹。應用工力若干。即今臨邊有無回虜窺伺。并修築之後。防護之兵作何區處。方得一而就緒。料彼夷人以帳窠為宮。

室以耕收爲芻糧。既有城郭可以自保。無不樂從之。理俱要議。處停當。明白咨報。以憑回奏。定奪。今據前因。竊惟防患當于未形。防之太過。反生意外之虞。作事當謀諸始。始謀不臧。將無善後之策。看得前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等。并兵部尚書金獻民。後先議奏。其說有二。一則欲將肅州關廂寄住。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揀擇肅州北邊。又棄空閑寨堡。水草便利之處。安插居住。一則欲將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先年安插。暫住。金塔寺。

夷人因前威虜古城，再加修築，以處其衆，是皆欲嚴
華夏之辨，謹內外之防，深慮却顧，誠皆體國安邊至
意，但懷柔遠人之道，當順其情，哈密乃 朝廷封國，

土魯番敢於殘破之，使其播遷離析，而我不能爲之
所，已失中國懷遠恤患之義矣。彼哈剌灰畏兀兒二

種夷人，皆忠于哈密，被其戕害，率衆來奔。先朝從守

然使其久住肅州後患亦所當慮也

臣之議，許其肅州關廂居住，歷年滋久，彼無反側之
心，我得調遣之用，今一旦疑其後日之終不靖也，而
欲徙之北邊空閑塞堡，安土重遷，豈夷情之所欲哉。

觀其對各官之言曰。此是鳥雀不落之地。我們如何住的。又曰。我們東關住久。各有置買房屋。不能割捨。我們情愿入堡。將我們家小仍留在東關也。罷等語。其情可見。後各官諭之以好語。動之以危言。方纔承認。終非所樂明矣。其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番達。俱係境外屬番。肅州衛羈縻帶管之。數節被土魯番。哈密。回回。侵奪。搶殺。窮迫來歸。先該總制鎮巡等官。奏請暫且安插肅州境外。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爲耕牧。有住四十餘年者。

有住十餘年者。今欲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舍近就遠。必非其情。且原擬待後西事稍寧。哈密復立。仍各遣還住守故地。是猶存興滅繼絕。作我藩籬之意。若依前擬則恢復之念。荒哈密之望絕矣。及照各官所擬。新城兒煖泉板橋等堡。堪以安插二種夷人之地。修門修房等項。雖費用不多。亦未免勞擾。又奪肅州軍餘春夏務農之地。以與之。似俱有碍。至于威虜城修築。約用人夫六七千名。又勞軍馬架梁防護。且今肅州地方番回之窺伺未已。我兵之警備方嚴。豈暇

逆探未形之患。以供不急之役乎。倘或番回乘我工
作之際。率衆侵擾。禍且不測。推原各官論奏。蓋見前
年回賊退遯。誤信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之言。遂
謂肅州自此無事。故有是言。若體諸各夷之情。參以
今日之勢。非惟不能。亦所不敢。據今鎮巡所言。土魯
番構怨方深。正諸夷杌隄不安之秋。在我惟當以鎮
靜安輯爲主。若又遷置各夷。紛紛多事。以拂其心。臨
期倘有生物。又恐患生意外等語。似爲有見。乞敕兵
部參詳議擬。合無將前項川邊王子莊等處番夷。令

其照舊於金塔寺地方住牧，以爲後日恢復之圖，以存興滅繼絕爲我藩籬之意。其哈刺灰畏兀兒二種夷人，亦且令其照舊肅州關廂居住，不必預爲遷徙之說，以離其心。待後番情寧謐，財力有餘之日，如果事勢可爲，另爲具奏定奪，庶使夷人無疑二之情，地方無勞擾之患，而我得以專意內修，可收攘外之績矣。

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

備虜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夷人皆當國初開創之時，率衆

皇明經世編

楊石淙集 備虜

卷之四

主

平露堂

來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羈縻之、使之爲我藩
籬、今亦卜刺等寇賊、背叛其主、投我屬番境界、大肆
侵掠、橫加吞噬、又侵入我腹裏地方、此正田中之禽、
利用搏執、固非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正德五年、
復起總制陝西軍務之時、此賊被小王子人馬讐殺、
殘敗、邈來河西地方、臣慮其異時必爲邊患、建議欲
調集大兵、誅剿規畫已定、不意旋即奉敕取回、兵部
題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因循至今、十五六年
種類漸蕃、聲勢日盛、臣於去年六月內、奏爲達賊出

沒計處用兵機宜事。兵部覆奏欲令臣將一應制勝
機宜用兵方略一一會計停當。先行差人具奏議請
定奪。緣兵家變態不常。旬月之間。事機頓異。況地方
相去京師五六千里。奏報往回。動經數月。雖有成算
亦難取必。議處間。忽報北虜二萬前去西海收捕前
賊。臣方慶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不須煩我師旅。不意
爲彼所覺。移巢南面。留其精兵據守。彼千里而趨利。
此以逸而待勞。反爲其所敗。失勢而逃。後聞阿余禿
斯賊衆恐大虜仍來報讐。挈營隨順渡河入套。止是

亦卜刺一枝。半在西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卽今未否。盡數歸巢。且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與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借其爲我藩籬。捍備北虜。卽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來。河西虜寇。不能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議其後也。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

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
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兇戰危誠宜慎重而
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
寒暑濕之病來則疾於風雨治之不善卽能殺人然
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胃
腹間口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
消耗後將難圖興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
玩時愒日以僥倖於無事哉且阿爾禿斯已遁止是
亦卜刺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

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燬。孳畜被其搶虜。欲報怨讐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切見新推提督三邊軍務尚書王憲剛果有謀。多才善斷。昔嘗管理茶馬。遍歷西寧洮河地方。又曾督處河西屯田。至今邊人頌其風力。合無請敕本官力任此事。若今年迺北大虜。無尋捕西海之舉。及套賊回賊。不曾大舉深入。或雖入而卽遯。宜密諭甘涼莊浪等處將官。部署兵馬。待冬末春初草枯馬弱之時。調集延綏遊

竒二枝兵馬及陝西寧夏二鎮遊兵共萬二千人甘
涼之兵自涼州而進延寧之兵自莊浪而進陝西之
兵自河州歸德而進與各該守臣所統兵馬刻期聯
絡併力夾攻如昔年宣城伯衛穎都御史吳琛征番
故事仍先設法厚募壯勇識事之人暗入西海謀我
屬番使爲內應一鼓成功以驅河西腹心之害以爲

○番○人○之○從○達○賊○非○其○木○心○止○宜○以○計○奪○各○爲○我○

我邊久安長治之圖尤湏精擇將領如魯經李義馬
雲甘禎輩及涼州革任叅將都指揮楊佑皆熟知此
事可以付託西寧兵備副使陳鼎沉毅有機陝西布

政司左叅政成文固原兵備副使桑溥皆曾巡歷河西地方。素有才略。可以翊贊兵機。督處糧餉。然事干各鎮。必得主將一員居中調度。顧兵馬不難於調集。而糧草則難于措處。臣到邊督催運送甘肅一鎮民糧銀兩分發戶部送到官銀其數已多。而倉儲未見有積。及照蘭州督理糧儲郎中婁志德實心幹事。宜令往來莊浪涼州一帶督處。仍于布政司選委有幹力善經畫官一員。專一整理河西錢糧。一面于莊浪涼州西寧或召商或糴買。一面於蘭州安定會寧等

處收積蓋專恃河西。則所積不多。蘭州安會如有厚積。臨期可以帶運。臣之所見如此。伏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可否。早爲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

楊石淙集

廣志

五

平露堂